



系列之二

鴛鴦會遊龍

他嘲笑她的名兒、隨口喚她「帶弟親親」，
還對她做出……那羞也羞死人的……
啊！這個淫賊、混蛋、氣死人的討厭鬼！

雷恩那



剛六美
系列之二

鴛鴦會遊龍

他嘲笑她的名兒、隨口喚她
還對她做出……那羞也羞死
啊！這個淫賊、混蛋、氣死

雷恩那 著



鴛鴦會遊龍

作者：雷恩那

執行編輯：王惠瑄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版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經銷：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印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31-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9月30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剛六美
系列之二

鴛鴦會遊龍

他嘲笑她的名兒、隨口喚她
還對她做出……那羞也羞死
啊！這個淫賊、混蛋、氣死

雷恩那 著



鴛鴦會遊龍

作者：雷恩那

執行編輯：王惠瑄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版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經銷：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印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31-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9月30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.com

在這個世界上
有一個神秘的地方
那裡
無限供應

柔軟的夢想包
甜蜜的爱情果
茂盛（美味）的友情樹（糖）

一旦進入
每個女生都是受人疼寵珍愛的小公主
現在
免門票 不限時 歡迎加入

女生出版 女生的國度





第一章 冷性熱懷

土道上，一匹老馬緩緩踱行，四蹄「格答格答」地踩著慵懶的節奏。

馬背上的黑臉漢子信馬由韁，只管解開腰間一壺酒，仰頭灌下幾口，他咂了咂嘴，用綁手拭去下顎的酒汁，竟扯開喉嚨唱起山歌——

「姑娘回眸對我笑喂，那個眼睛黑溜溜喂——只道酒中忘憂，原來姑娘一個笑，抵上千杯酒，教我心兒跳、筋骨酥，醉在笑中作風流呀喂——」

這段道途繞山而過，往下，可通長江河域的白芒渡頭。此時老馬與漢子尚未走出山林，那乍起的歌聲渾厚爽朗，劃破寂靜，幾隻在林梢歇息的鳥嚇得撲撲地振翅高飛。

「呵呵呵——」他咧嘴笑，又囑圖地灌了口酒，接著拍拍老馬的頸項。「兄弟，咱們萍水相逢，你送我到白芒渡也就自由了，那二兩銀子就甬還了，往後，你愛去哪兒就去哪兒，再沒誰逼你工作。」

在之前落腳的小鎮，他向一名趕集的老漢買下這匹馬，因牠發狂似的，兩排大板牙死

咬住他的後領子不放。

「可惜啊可惜……」他撫著馬頸上光彩不再的長鬃，手勁溫柔。「若無伯樂，能日奔千里又如何？」

老馬甩動著頭，粗嘎的氣息由鼻孔噴出，也不知是否懂這男子的感慨。

「咱們交淺言深。分別在即，我給你一個建議，反正此生已然如此，別過份傷心，行的話，趕緊找個妞兒吧！要體態健美、肌理分明，臀要俏、叫聲要亮，性子有點兒辣又不要太辣，我告訴你，我這人最受不了溫吞軟弱的性兒——」忽然一頓，自覺好笑地搔搔頭，「怎麼扯上自己了?! 哎呀，反正找個漂亮姑娘，再有本事，找個十幾二十個妞兒，你也就不枉此生了！」

老馬沒甩他，繼續往前行，偶爾停下來啃了啃路旁小草，這段道路約莫半個時辰便可走出，可如今都過一個多時辰了，老馬和漢子還在半途磨磨蹭蹭。

他將酒壺繫回腰間，神情閒散，有意無意地，原先懶散的坐姿略略打直，目光微垂。

此一時際，後頭忽地傳來四蹄狂撒之聲，不一會兒已然接近。

「前頭讓開！」朗聲清喝，駕快馬的竟是個小姑娘，來勢洶洶。



這土道左右寬度只夠一輛四輪推車通過，他放任著老馬，大大咧咧地杵在路中央，要走不走的，果真擋住人家的去路了。

可是對方來得迅捷無比，如雷似電，他想讓開，老馬卻反應遲頓，兀自垂首咬著土縫間的一叢小草，不讓就是不讓。

「媽的！」他罵了句，回頭只見一團黑風疾撲而來，雙臂已反射性運起氣勁蓄勢以待，準備應付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。

「起！」喝聲好清好亮，那團黑疾風已襲至男子身後，霍然間拔地而起，駿馬嘶鳴夾雜女子嬌叱，率性地躍過他和老馬頭頂，爾後四蹄穩健地落在前方，繼續奔馳。

「好！」行雲流水。馬好！身手更好！他忍不住撫掌稱讚。

黑馬背上的人兒聽見讚聲，回過頭來，一張鵝蛋臉頗為秀氣，她穿著月牙白的連身勁裝，和胯下駿馬一黑一白、一個高大一個嬌小，形成極強烈的對比。

「找死嗎?！」她回眸瞪了眼，俐落地控制韁繩，心中氣惱這莫名其妙的男子和那匹幾要行將就木的老馬，若非自己反應迅速，又驅使著一匹良駒，雙方早在這道上撞成一團。

不等男子說話，她調回頭，「駕」地一聲，雙腿側踢馬腹。



黑馬得了指示，仰天嘶鳴，跟著縱蹄飛奔，下一瞬，已載著小姑娘揚長而去。

從他察覺後頭有人策馬馳近，到被這小姑娘罵了聲「找死嗎?!」，整個過程十分短暫，還不到一盞茶的功夫。

一手捏住鼻子，一手揮開馬蹄揚起的煙塵，他雙目細眯，嘴角下意識上揚。

兩匹馬在山林間的土道遇上，本就沒啥兒稀奇，沒啥兒好放在心上的，只不過那匹黑駿馬是打他頭頂飛竄而過，只不過……他被個小姑娘怒斥了一句。

找死嗎?! 一生至此，他常被人家這麼問著，通常語氣不會好到哪裡去。而禍害遺千年，真是千古名言。他不知幹過多少「自找死路」的事，可如今還是活得好好的，身強體健，多次來回鬼門關，連閻王也不收這樣的魂魄。

放下手，他伸了個懶腰。「這麼多人罵過我，就屬這小姑娘聲音好聽。」唉唉地歎了口氣，「字正腔圓，矯中帶勁，丹田有力，清亮醒腦，聽在耳中通體舒暢，天天挨她三頓罵也甘心。」

事實上，那姑娘生得何等模樣，他並未瞧清，對方僅回眸一瞥，罵了一句，接著調頭便走，率性又暢快。



他只知道她身著勁裝、體態嬌小，只知那張臉蛋大致的輪廓，但五官如何？眼睛是大小、鼻子是塌是挺、唇瓣是薄是厚？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但，光是她的嬌聲叱喝，不知怎地，已隱隱搔動一顆心，讓他憶起遠在塞外的吉娜親親，心中泛起暖流，格外具有親切感。

忽地他爽朗又笑，自嘲地道：「嘿嘿，我怎把一個小姑娘和老吉娜相比了？」

老馬眼皮懶懶地掀了掀，鼻中噴氣，仍有一下、沒一下地往前踱去。

「姑娘回眸對我笑喂——那個眼睛黑溜溜喂——」他再次唱起山歌，解下酒壺大飲幾口，想起那個黑馬背上的嬌小身影，興致一起，竟改了歌詞——

「姑娘劈頭對我罵喂——那個聲音清亮亮喂——只道酒中忘憂，原來姑娘一聲罵，抵上千杯酒，教我心兒跳、筋骨酥，醉在嬌聲裡多快活呀喂——」

剛飛回原處的鳥兒尚不及收攏羽翅，受到二次驚嚇，又撲撲地一衝上天了。

六

六

六

六



蹀出山林土道，夕陽已西斜。

沿著小碎石路過來，人煙漸多，再下一個起伏和緩的丘坡，坡上開滿青白芒花，隨風搖曳，層層如潮，白芒渡便是以此景命名。

「你問渡頭呀！前面就是了，要快些，是最後一趟船啦！」

「多謝老丈。」黑臉漢子下馬，拱了拱禮。

那老丈揮揮手，挑起竹籃緩緩離去。

「好啦！兄弟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，咱們就此別過，你好好保重。」才相處一日，他真把牠當朋友了。「記住我提的意見，找個嫩妞兒上，保你年輕百倍，快活賽神仙。去吧！」大掌推動牠的頸項和背部。

老馬晃著頭，旋過身軀，四蹄還是「格答格答」地、慢條斯理踩開了。

他收回視線，瞧了瞧天際霞紅，快步往前頭趕去。

今日得過江到對岸投宿，他約了人見面，若趕不上船，失約不打緊，反正他和那人不見不散，最可憐的還是自己，非得要露宿野外。入了夜，江邊風大水涼，他才不要睡在這兒哩。



前頭江水渺渺，渡頭的甲板上站了七八個男女，都是等待過江的人。此時，一艘中型船正要靠岸，聽見那船老大高聲吆喝著：

「船上的客人先下，岸上的客人等會兒。水搖船動，小心啦！」

他趕至，隨意地立在眾人後頭，雙目帶著興然打量著渡船作業。

落日錦霞，在和緩的江面上撒下點點鏦光，如千萬條跳動的小金魚，入目盡是景致，他瞧著，自然而然揚起唇角，深深吸了口氣。

「姑娘，這匹馬沒法子上船的，要到對岸去，您得繞遠路呀。」

「這位小哥，麻煩你想想辦法，我一定得帶著馬匹渡江。」

聲音入耳，明快乾脆，有股獨特的清冷，他心下一震，半眯的眼睫陡地睜開，視線不自禁循向對話的來源。

不遠處，那小姑娘背對著他，正同船老大的一名幫手談些什麼。雖看不見她真正的模樣，但那身月牙白的功夫勁裝、窈窕身形，和伴在身旁那匹高大黑亮的駿馬；他不費吹灰之力便認出是在林間土道上有過一面之緣的姑娘。

喔，不——不算一面之緣，實際上，他還沒看清楚她的長相，應該說有一「罵」之緣

才是，她的聲音當真好聽，如醍醐灌頂，清心醒腦。

唉唉，李遊龍，你是怎麼啦？真欠人罵？內心歎氣，他兩眼仍直勾勾地盯住人家，耳朵拉得長長的，忍不住要「光明正大」地偷聽。

那小姑娘又道：「我會多付一些銀兩，拜託你了。」不知這算不算求人，因她的語調清朗持平，感覺性情略冷，如那一身月牙顏色。

「唉呀呀，姑娘——不是咱們不幫，您瞧見啦，船才這麼點兒大，載人都嫌擠了，若多了匹馬，說不準要在江心翻船的。」

「順子，胡亂嚷嚷什麼！小心我撕爛你的臭嘴！」船老大抬頭吼了一聲，最忌諱在開船前聽到「翻船」這等不吉利的話，即使無心也不行。

「不是的，老爹，這位姑娘她、她要渡江，要咱們載著她的大黑馬——」順子無辜地搔搔頭，兩眼溜溜地在打轉兒。

船老大皺起老灰眉。「姑娘，這馬不能上去，佔太多位子，而且太重了。」接著，他大手一揮，甲板上等待的男女已陸續上船，只除一個黑臉漢子和這個小姑娘。「要渡江就快些上船，這是最後一趟啦！」他出聲催促，見那黑臉漢子文風不動，也就懶得相理了。



「多走一趟如何？船過江後，再回頭來接我和這匹馬，我可以給你十兩銀子。」她由腰間掏出銀兩，遞向前去。

須知渡江到對岸的船資一人僅需五錢，見她出手大方，船老大似乎有些動心了，略略沉吟著，而船中好些人朝這兒張望，見小姑娘要花十兩銀子渡江，無不議論紛紛。

「二十兩！」船老大忽地獅子大開口，「給二十兩，我再回頭載妳和大黑馬。」

聞言，眾人嘩然。有幾個已看不過去，出聲道：

「這位老爹，你也太貪心了，這姑娘都肯花十兩銀子，你還諸多刁難？」

「根本就是趁人之危嘛！這麼欺負小姑娘！還要不要臉啊？」

船老大惱羞成怒，忽地朝船中男女老少吼了一聲：「咱礙著你們嗎？！不想渡江的就滾下船去，別在那兒惹人生厭！」

一陣靜默，大夥兒你瞧著我、我瞧著你，敢怒不敢言了，畢竟這是渡江最後一趟船，天色都沉了，若被趕下去，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，真沒地方落腳。

「二十兩，我給你。」那小姑娘冷冷地道，一手壓在腰身。

該稱讚她視錢財如糞土、大方豪爽呢？還是譏笑她道行不夠、任人漫天開價？李遊龍

濃眉饒富興味地挑了挑，視線落在她移向腰間的一臂，可惜由這角度望去，瞧不見她握住何物，只感覺她的上臂隱隱顫動，似按捺著怒氣。

想來，不是個好性情的姑娘呵。他暗自推測，微微一笑。

「先給五兩訂金，要不，我船折回來若沒瞧見妳，豈非白走一趟？」

她頭微仰，朝那船家遞出銀兩，清冷地吐出二字：「拿去。」

「貪財貪財——」船老大見錢眼開，拱了拱手，五指已伸來要拿。

突然間，斜裡打出一個程咬金，一隻男性的大掌快那船老大一步，將小姑娘白晰的小手、連同掌心裡躺著的五兩銀子一起包裹住。

「幹什麼？」帶弟嚇了老大一跳。

她抽不回手，臉蛋隨即側過，目光由握住自己柔荑的那隻黝黑大掌猛地向上抬望，見一個黑臉漢子不知何時挨在身邊。他長得好高，雙肩厚實，薄衫下，胸膛的肌肉分明突起，像頭大熊，此時這頭大黑熊正對她心無城府的笑，露出過份潔白整齊的牙。

「放開！你幹什麼？」她怒叱，手腕翻扭，是雲姨教過她的小手解擒拿，以往總能奏奇功，但他似乎洞悉了她的招式，她翻、他也翻，她扭、他跟著扭，借力打力，來回幾